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法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史料)

第十辑

97



附1-9册

25.07

主编：郭宗英

编审：陈起鸿 杨光社 陈开国

编辑：张民义 唐仿寅

校对：申泽金 唐仿寅

前 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的丰富和真实，将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为适应近现代史研究的需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我们在保持政协文史资料特点的同时，把征集到的资料分类集中整理，使之成为比较完整、系统、便于参考的专题资料，以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更好地为历史科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是编辑本书的宗旨。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门户的云南，近代以来，成为法、英殖民主义者觊觎、侵略、争夺的目标和场所。云南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压榨。因此，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叙述云南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惨痛历史，不仅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需要，而且对鼓舞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热情，在改革开放中保持必要的警惕，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整理发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资料，既可适应历史研究的需要，又可加深外国人民包括法、英等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共同记住这段历史，使中外人民的友谊和国家关系得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更有利于改革开放。

出于编纂者的历史责任感，本书根据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按法、英和外国教会在云南的传播活动三个部分，进行

纵与横的分类集中，按各帝国主义侵滇的历史年代顺序加以纵的叙述，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活动及其组织机构作横的分类归纳，并附以必要的表格说明，力争做到“言必有据”，是一本有一定参考史料价值的专辑。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充分尊重作者，保持原文体裁，不把编者的观点加入文内，只是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12月

作者自序

《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侵略史料》，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百余年间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的历史。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落后的大门，老大的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垂涎觊觎的对象，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以各种借口，扩大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

地势险要的云南，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接壤。出于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法、英等帝国主义逐渐将其势力从中南半岛和我国内地伸向西南，云南便成为他们争夺的重要目标。近百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同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法、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史料》，是一本史料性集子，它收集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各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史实，根据他们的具体活动，又分为：领事馆、海关、铁路、银行、商务、医院、学校、教会以及他们在云南引起的重大政治事件。每个专题，就占有的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编写，力求做到详尽。考虑到使用者的各种需要，节录了一部份原始材料，以帮助读者更真实而形象地了解过去的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云南而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孤立的，透过云南历史的窗口，可以了解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近百年来发生的许多大事，以便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由王淑杰编著，申泽金同志参加了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资料选编和文字

订正工作中，还得到刘辉豪同志的帮助，成稿后，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编审的同志付出了辛劳，借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望批评指正。

王淑杰

1986年12月于昆明

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侵略史料

目 录

前言

作者自序

〈一〉、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活动

(1843—1949)	(1)
法国驻云南领事机构	(3)
云南海关	(13)
滇越铁路	(32)
法国昆明东方汇理银行	(44)
法商龙东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52)
昆明法国甘美医院	(54)
昆明中法学校	(58)

〈二〉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活动

(1864—1949)	(72)
英帝入侵、边界危机开始	(73)
马嘉理事件	(74)
侵略片马	(76)
强占江心坡	(80)
掠夺班洪银矿	(81)
英国驻滇总领事馆	(84)
英国驻腾冲领事馆	(90)

颐中烟草公司昆明分公司·····	(95)
昆明惠滇医院·····	(98)
〈三〉、外国教会在云南的传播活动·····	(105)
天主教·····	(105)
昆明主教区·····	(108)
大理主教区·····	(111)
昭通监牧区·····	(112)
基督教·····	(124)
外国教会在云南的政治活动·····	(150)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总目录·····	(157)

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活动

(1843—1949)

早在173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 Etrangere de Paris)来到云南，法国借传教便对云南进行政治渗透。1843年在盐津设立了“主教公署”。1862年(清同治元年)，法国出兵迫使越南当局签订了《西贡条约》，越南从此沦为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打通经越南侵入中国西南腹地的通道，法籍“探险家”接踵入滇。1866年(同治五年)，法商人奥塞、德章比循红河潜入云南探测山川地形和矿产。1871年(同治十年)法人堵布益自滇东北入境，沿红河至越南北圻首府河内，复循原路返回，直达长江。1873年(同治十二年)堵布益沿上次路线“旅行”，结识了云贵总督，订立了输入云南军火和食盐的协订。“探险家”安邨曾说：“我们如果能从这里(指越南)开辟一条又经济又迅速的路径，通往云南和四川，则我们在商务上所能取得的利益，将是不可估计的……”。“我将旅行到云南……在那里建立法国的军械制造厂……并沿红河修建铁路，把越南与云南连在一起……”。可见，法帝国主义占领越南，最终目的是要侵占中国。1884年(光绪十年)法帝挑起中法战争。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又称《中法新约》、《越南条款》、《李巴李约》)。这个条约成为法帝侵略云南的“合法”依据。1886年4月，中法又签订了《中越边界通商章程》，规定在中国边界设关通商，法国人在通商处享有置地、建房、

开设行栈等权益，在商埠区有领事裁判权。1887年（光绪十三年），法帝国主义在云南蒙自正式开埠通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重订《中法商务专条附章九条》，议定将原设蛮耗（今云南个旧市黄草坝区蛮耗乡）之通商处移于河口，并增开云南思茅为商埠；云南之矿产开采须“尽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越南的铁路可连接修入云南；思茅与越南孟阿接通电报线路；并将江洪（今西双版纳）、临安府（今建水县）的大片土地非法划入越南版图。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法英在云南设立“隆兴公司”，掠夺云南、澄江、临安、开化（今文山县）、楚雄府及元江、永北厅（今永胜县）七处矿权。后因云南人民反对，清政府才被迫以一百五十万两平银的代价赎回了七府矿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又签订了《中法滇越铁路章程》三十四款。自此，法帝国主义凭借种种不平等条约，在云南攫取了开埠通商、设立领事馆和领事裁判权、修筑滇越铁路、陆路减免关税……等特权。事实上，法帝国主义在云南的侵略活动远远超过了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范围：如法国滇越铁路公司控制了云南的铁路运输；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操纵了云南的金融；法商龙东公司、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宝多洋行、徐壁雅洋行、加坡公司垄断了云南的对外贸易；独揽海关和邮政实权。法国驻云南的领事机构，成为法帝国主义在云南侵略活动的指挥机关，左右着云南的政治。

法帝国主义在云南的侵略势力时间长，基础深，1930年前活动极为猖獗。1935年签订《中法专约》后，法国势力独占云南的局面逐渐改变。1940年法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它在云南攫取到的权益受到影响而逐渐丧失，云南解放，结束了在云南近百年的侵略活动。

法国驻云南领事机构

根据《中越边界通商章程》，1887年（光绪十三年）法国在云南蒙自正式设关通商。1889年（光绪十五年）四月，第一任法国驻蒙自领事官罗撤上任。在蒙自东门外购地约三十亩建造领事馆，并由蒙自领事馆派领事官驻扎蛮耗，蒙自便成为法国在云南外交活动的中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法国在云南思茅设领事馆，并将原蒙自领事馆派驻蛮耗的领事官派驻河口。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法国驻北京公使派方苏雅任法国领事，督驻云南府商办蒙自交涉事件，从此，法国便将驻蒙自领事馆的活动，移到非商埠区的省城昆明。1910年法国在昆明正式设立“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执行领事馆任务，受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管辖，1919年经法国外交部批准，把蒙自领事馆改属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管辖，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的工作，由蒙自法国医院医生霍尔兰代办。蒙自领事馆建立之初，主要馆务是筹办和修筑滇越铁路，签发法越侨民出入境护照等事宜。1920年后，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的工作又有发展，派波达任蒙自领事馆领事，增设副领事，后来因法领馆活动重心转到昆明，蒙自领事馆于1934年结束，房产、地基全部出售。

1926年法国在河口改设“领事代办处”，名义上由交涉员公署管辖，实际受越南老街公使指挥，代办处设副领事级代办一人，并有翻译人员和宪兵。

1935年中法《中越边省关系专约》签订后，原“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正式改为“法国驻滇领事馆”，

康栋升任领事；而中国方面在1935年的中法专约签订前，始终未能对应的在越南的河内等地设立领事机构。1940年法国为法西斯德国战败，戴高乐在英国伦敦成立“自由法国”。1942年“自由法国”指定李安那任“自由法国”驻昆明代表。1943年“自由法国”改名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年8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与法国维琪政府断交，正式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原法国维琪政府驻云南领事馆，更名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昆明分团”。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昆明分团”更名为“法国驻滇领事馆”。1946年1月20日，国民党政府驻西贡领事馆和法国驻昆明领事馆同时升格为总领事馆，卜福莱升任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法国交涉员公署最初设在昆明青莲街草公馆（今翠湖宾馆内），1935年迁昆明尚义街14—17号。云南解放后，法国驻滇总领事馆停止活动。1951年1月，前法国驻滇总领事馆因私藏电台，领事馆法籍人员被驱逐出境。

法国驻云南的领事馆，除受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正常领导外，还受法国驻河内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的领导。凡与越南有关的事务，法国驻滇领事馆，在电告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同时，还要报告河内法国殖民政府。新派驻云南的领事，必先经过越南取得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同意后才来接任。到任后，领事处理特殊事务须亲到越南请训。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赋予法国驻滇领事馆和领事公务有：签发进入越南之通行证（不是在中国护照上签字）；在越南购买违禁品的许可证；化学药品、工业原料通过越南的过境证；持有法国驻滇领事签章的华人过境，可以免除检查或税收等特权。

昆明的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设主事、翻

译、通司、侍役、门房、更夫、轿夫、华人卫兵二十人、法越宪兵七人（又称巡捕）。这些卫兵和宪兵除作仪仗和在交涉员公署门口站岗外，并负责监视在云南的反法越侨。首任昆明交涉员是方苏雅，他一到昆明，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出入乘坐八人绿轿，鸣放铁炮三响，以示威风。交涉员公署于1910年在昆明北门外寨庙购地十六亩，预备将来建盖领事馆，因地势偏僻后转让给天主教堂，群众称此地为“法国园地”，1918年又在昆明书林街茭瓜塘买地二十亩。

法国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设有武官处，第一任武官达拉士；第二任武官申昆（曾兼唐继尧的军事顾问）。1934年武官处撤销，在交涉员公署内秘密设置情报室。情报室的人员和经费由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警务部掌管。最早派到情报室的负责人是谷所、那亚特两人，助理员范文华。1935年鄂补益调任情报室主任，对外称法领事馆翻译。鄂来昆初期住昆明巡津街，1940年后迁昆明法国甘美医院三楼。1941年鄂补益调回越南，由拉穆安接任。1943年情报室受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海外部越南事务处领导，1945年拉穆安回法国，岳礼接任。同年5月，岳礼调香港法领馆，派季来登接替。1947年5月，派华立特以翻译名义负责情报室工作。1949年11月华立特回越南，情报室工作由法国驻昆明总领事馆报务员班海恩兼，副领事艾思达协助。1950年情报室随法领事馆撤出云南。

1945年法国军事代表团新闻室并入法国驻滇领事馆，成立新闻处。

法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在云南竭力培植亲法势力。早在1923年，就积极向唐继尧表示，法国愿帮助云南建立一支空军，但条件是要云南聘请法国顾问，买法国飞机。后来，云

南筹建空运处，聘请法国空军上尉阿尔波得任顾问，郎塞士、马尔丹为教官，控制了唐继尧空运处的工作。1928年唐继尧死，云南军阀相互倾轧，龙云被围困于翠湖东路公馆，眼睛受伤，法交涉员李毕丽设法使龙云到交涉员公署躲避，脱离了险境，还从越南请来眼科专家，替龙云医治眼伤。军阀混战期间，昆明平政街天主教堂成为云南军阀官僚的藏身之所。交涉员李毕丽、领事康栋，与云南军政要员攀亲结友，选送上层人物的子弟到法国或越南留学。1949年10月20日，法国驻滇总领事馆给广州法国领事馆的电报中称：“法国文化之势力，在云南大学内极为强大，文理工学院百分之四十的教授是留法学生，医学院百分之百的教授是留法学生。”为了拉拢培植地方势力，他们不惜违反国际公约，秘密向云南地方政府兜售大量军火。1913年至1926年，法国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与法商“马骧洋行”勾结，同云南省政府秘密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总金额达美金150多万元。1927年至1945年，云南省政府向法国军火商订购的军火达十余次，总值约1000万美元。1933年，云南地方当局以募捐航空经费为名，向人民搜刮了银币800万元，向法商龙东公司买了一批轻重武器。在军火交易中，法商有意使地方要员得到优厚的回扣。军火从法国出口，经越南过境，法国驻滇领事馆，都设法给予方便，但也借此向云南地方政府提出一些非份要求。因此，过去的历届云南省政府，都实行亲法政策。

镇压旅滇越侨的反法斗争。云南有滇越铁路与越南连接，交通方便，旅滇越侨反法活动常有发生。在不少条约中都有协助法国镇压旅滇越侨反法活动的条文。法国驻蒙自领事馆和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还非法设有宪兵、监狱、拘留室，它的宪兵可以非法在昆明或铁路沿线逮捕越侨，强迫被

捕越侨在交涉员公署拘留所服苦役或秘密押回越南“治罪”。1919年，法国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曾私设法庭，开庭审理案件。1927年以协助军火过境为由，多次要扶云南地方政府把在云南进行反法活动的越南革命党人逮捕并引渡到越南“治罪”。1931年曾分别在昆明、蒙自、宜良、盘溪、开远，沿滇越铁路同时行动，昆明由省会警察局，铁路沿线由铁路警察，蒙自由县警察局执行逮捕。由法国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开列名单，这次行动总共逮捕一百多人，全部由蒙自押回越南。1935年法国驻滇领事馆情报室鄂补益、沙飞在昆明火车南站公开鸣枪追捕越侨。法帝国主义，一贯藐视中国主权，在滇越铁路沿线各站扩张占地面积，筑堡垒，架电网，在开远等站派驻武装宪兵。

收集情报是法国驻滇领事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们广泛收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收集旅滇越侨及1940年以后“自由法国”在昆明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东的局势亦是它们注意的范围。法领馆情报室的特工人员，在外交机构的掩护下，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944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曾破获法国驻滇领事馆领事康栋从事特务活动的案件，康栋将云南驻军番号、驻地、高级军政人员的行踪、蒙自新辟机场的详细情况，通过维琪政府转送日军。为此，康栋被迫调离昆明去重庆。1944年1月7日，驻重庆法国代表团罗林给昆明法领事的电称：“拉穆前赴广西旅行，在原则上系得顾亚法同意，并经本人许可……。拉穆安之收获应绝对保持秘密，并希拟成报告立即呈送，……安勃澜中校本日对余称，拉穆安所得之军事情报，系先送交美国当局，然后始通知法军事代表团，如果此说正确，余绝对不许可如此办理”。1945年，法国驻滇领事华业

尔向重庆法国驻中国大使电告：“罗兰与情报处联系密切之关系——过分密切之关系，我可以说，已开始引起中国暨越南人士之怀疑，在此种情形下，罗氏不宜在本领事馆之掩护下继续工作……。”同年8月18日华业尔给重库法大使电：

“卢汉将军已指派云南政治人物一批，随同前往越北，其中大部份曾受过法国教育，将对中国与越南亲善方面发生有利之功效……。”同年10月，在蒋介石用武力逼迫云南主席龙云赴渝时（10月5日）又给重庆电：“自昨日起，昆明局势已趋安定，但每日自20时至次日6时仍实行戒严，交通已恢复……第五军九六师占据昆明市区及飞机场……。”以后，法国驻滇总领事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简称边纵）的活动、云南省政府改组、审讯1948年7月15日被捕学生、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昆明中央银行21人遭枪杀事件、云南大学各院系全部教授职员的名单、简历等都电告法国驻中国大使馆。

法国驻云南的领事机构，还依靠法国在云南的铁路公司、银行、教堂、学校、医院等机构搜集情报，还利用各种公开活动以及收买越奸搞情报。如法国昆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莫兰，在“东方汇理银行分别在昆明及重庆设立分支机构可能性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贸易等于1946年向巴黎东方汇理银行报告。1935年越侨吴醒龙到法国驻滇领事馆情报室工作，专门搜集越侨在云南的政治活动，曾被昆明越侨多次殴打。

有关法国驻云南领事机构变化及历任领事名单见附表1和附表2

附表 1

法国驻云南领事机构变化表

时间	机 构 名 称	负责人	备 注
1889年	法国驻蒙自领事馆	罗 撤	受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管辖 法国驻蒙自领事馆
1898年	法国驻思茅领事馆		
1910年	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	方苏雅	
1919年	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	方苏雅	
1926年	法国驻河口领事代办处		1951年 1 月 撤销
1935年	法国驻滇领事馆	康 栋	
1942年	自由法国驻昆代表	李安那	
1942年 8 月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驻华代表团昆明分团	康 栋	
1945年	法国驻滇领事馆	康 栋	1951年 1 月 撤销
1946年	法国驻昆明总领事馆	卜福莱	